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起昭烈皇帝至建安二十二年

及建安二十二年

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

勝子亮元狩六年封涿縣侯

為漢中王前奏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

時章武元年歲在黃初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誌曰孝愍皇帝蓋下競勸王稱尊

號乃即帝位於武擔山名在成都府之西北隅

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舊號治今蜀州是

孫權治武昌權自公安徙都於鄂

漢陽屬江夏郡今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謹元首而歸過股肱立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

有天地之眚勿効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帝心闢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基位當因眾

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裏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云吳以與為援而不盡圖可此日食求竟不能止當明言乃止當能正平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謹元首而歸過股肱立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

有天地之眚勿効三公

車騎將軍張飛為兵所殺飛雄猛亞於闢羽舌得半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

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三者曰用兵必猶人事既失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

謂同列曰威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否已蜀而令吾君與貞閭不亦辱乎因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禍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

朝臣皆賀劉備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

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

聞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遣太常鄒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

貞至吳可征出寄厚僕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不真

謂同列曰威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否已蜀而令吾君與貞閭不亦辱乎因

已而吳遣中大夫趙咨字德度入謝於

魏禁而不問辟曰吳王何等主也

魏主問其狀對曰魯肅于品體也後呂蒙子行陣明也獲于

盡信且以曹丕

求珍寶仕不

明時勢之人妄

能有辱更宜

使求珍物於吳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涼闇而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

吳以與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八

之問如出一
之文乎迂昧
此不知遂至決
製好名之舉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初魏王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郎周禮極一木偶中兩木互穿施之子以優崇之

馬郎以漢三公門以周禮相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

孫權立子登繼長子高為太子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於是諸葛恪字元通張休字叔嗣張休字元通張休字叔嗣之子顧諤字子烈諱之子張休昭之子顧諤邵邵子諤按考通鑑顧諤作顧雍

子今依吳表字文與武之諱人武字以遷為中庶人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

不許魏主不與之言無所聞也丕問曰聞太子當來寧然子對曰臣在東朝賴

解之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不善之沈以國為氏研字仲山吳郎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初魏太祖既克跋頭烏桓浸長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

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寧夏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

皆為鮮卑所分地統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橐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韋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

字國讓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胡塞猶耳步原俱指石勒之後也軻比能誘之叛已復授之魏

陽雅奴人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主二年魏黃初二年春正月內寅朔日食

下正論難逃於而
於退據而
於退據而

帝進軍猇亭許文亭在荊州府宜都縣西今名夷門背市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

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今置都督治此蜀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

觀其變彼勢不得長自當罷于木石帝復自恨音山漢縣今湖北宜都縣治長通武陵使馬良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

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盡朝聘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同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前白帝城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建平吳郡治巫今巫山縣也胡

追書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十人不得行乃引伏兵八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具布置必無他變矣

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具軍始集思慮精專奇干也今往既不得我便其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昌

水湖縣陳兵目統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乘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複縣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慟恚曰永安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彊義陽為後殿兵衆盡死形氣益烈吳人使降形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沂江而退衆勦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謂勢先與法正相處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以道絕不得還遜率其衆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

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操族子等擊吳王權改元拒魏

魏主丕遣使責吳仕子不至怒欲伐之

劉曄曰彼新得志上

切中事機應應於遠律之先則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湖三省注在應陽曹仁出濡須曹真字子休等圓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又

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南伐許縣曰許昌

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璋報命於是與吳復通

即癸卯年建興元年夏正統四年吳黃武二年汪亮寬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經目名主蓋當時稱者因史舊文而朱子謂未及改也當依舊帝聖例書曰帝祥又據改元例凡中崩而改元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建興二年注氏之說如此今依此大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纏悉

斷魏軍乘之頃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纏五千人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猶客告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非智勇士卒甚去仁之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地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禦桓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桓與子泰同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秦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燭是時朱然字義封本性施方鎮江陵曾娶侯尚字伯仁等國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為尚所却於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腹病真等赴土山氏未治以為子鑿地道引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同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尚欲來船將步騎入者中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弋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險也三者兵家之大忌也三者多所忌而今行之恐陷中橋鑽將轉而為吳矣桓主不即諾尚等促出真人擊之撲兵僵而得脫會大疫王憲召諸軍還洛陽初不問賈誼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寄陸遜見兵勢據要守險汎舟江湖皆難卒致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餘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昭列於亮平日
以魚水自喻甚
之忠厚不深
此特錄語三

國人情以謗詐
相尚鄙夷
揚顥之言似是

而非蓋當時主
少國疑之日非
毫報與整頓國
事何頗觀其發
教所稱集愚僕
益云云足見其
忠亦矣不知此
又何足與言論
亮嘗謂之及陽卒

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_{是謂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告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
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廟亮奉喪還成都以旅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
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的官職多法制物與羣下大夫參議者集眾思慮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
又董幼年未署七年事有不至至者十反來相報告苟能聽元直之十一幼字子勤事有中過矣亮常自收筆書
主簿幼願陳說為七事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營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燒火離司農太歲牛負角馬涉遠
照曉所求皆足雍容杭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觀其役形瘦神困然無一成豐其智之不如奴婢雖狗哉失為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子位分之職也今公躬授薄
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謂之及陽卒

亮嘗謂之及陽卒
揚顥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長帥雍闐_{雜姓闐名}等以四郡_{益州永昌犍牛}叛_{越巂注俱見前}初益州郡耆長帥雍闐殺太守因士變求附於吳以爲永昌太
守闐又使郡人孟獲訪羽將吏萬人皆叛應闐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殺闐自民安食足然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考點烈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益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託_{一于諸}
_{基宇亦}

魏以鍾繇為太尉時魏三公無事布與朝政廷尉高柔_{字文惠陳留人}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常用大臣大臣獻可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_{朝之法而三槐三}自今有疑議大
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蓋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_{字伯道}使吳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請見曰
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弱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
不從命則奉辭伐蜀亦順流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遂絕魏與漢連和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
措常令陸遜追諸葛亮又刻印置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妄報既而封之鄧芝指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今魏之後大王未歸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
誠致乃當爾

張溫字惠心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

帝禪

甲建興二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墮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_{魏初五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秋八月魏王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魏王丕大興軍伐吳。平時諫曰天下新定士庶民移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留尚書計莫若養民七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督築分派水注下前續注亦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擣自石頭至于江乘斷流數百里。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吳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還。車臣拒當日米西。兵皆之重車已而超江湖者在于別將必。物兵時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

冬十月戊申晦日食

己巳三年。魏黃武初六年春三月亮南征討雍闐斬之遂平四郡。

問計于參軍馬談謂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

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則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愚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馬談謂之切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萬入斬雍闐等孟獲棄為夷漢所收餘衆已甚益豐固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止

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及矣遂入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益州晉寧州即是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更新傷破父兄死更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眾有虧殺之罪目錄蒙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遷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於是悉收其後僚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竟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嘆嘆曰顧公不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所用同兒戲一再爲

甚又可乎子即不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達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語

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竟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信指曰顧公欲說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盡思之工足慮而脫難謀警發神智處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著欲定而伐北豈

有僥倖虛情此是時日之理知是時不出此

丙午。魏黃武初七年春中都獲李嚴移屯江州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字叔平南人駐永安而統

屬於嚴

魏令諸將屯田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二耜為耦雖未及

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懈

古人亦欲與眾均勞耳

魏設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武分能

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怒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助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榜當行不從正道營令

蜀漢帝譜

留侯蜀漢行
成炮無定見也

史欲推之勦解止不舉解止而未成為正聞之詔曰勦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正刑五歲正結正刑三官足制正駁依律罰金不大怒曰勦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刑焉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失子羣之至琬勤法不阿

魏文以貨緝宿
娘兒曹洪官

失子羣之至

琬勤法不阿

方當用以勦畫下乃必欲直之於死徇私恩而味公義孫稚

之見並不及矣
琬勤法不阿
方當用以勦畫下乃必欲直之於死徇私恩而味公義孫稚
柔並奏勦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勦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乃至謂臺遣使誅勦然後遣柔還寺驛騎將軍曹洪富而

各在東宮當從貸給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數不能得下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

由貴嫡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王丕卒太子獻字子立明謂魏

初郭后無子魏王丕使母養平原王獻獻母被誅獻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故未建

為嗣取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不當與敵猶見子母慶既射其母命敵射其子獻泣曰及是丕病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

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

帝於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丘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

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

魏徵處士管宣不至宣在遼東三十五年魏王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主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宣不許徵為

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更從以禮發遣宣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春三月李相亮率諸軍出弋漢中以圖中原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參軍蔣璠字公

濟湘統留府事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益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慰先帝遺德誠志士之氣不宣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皆良實志意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賞貲自招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於內外異法也時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皆良實志意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心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彌晝將軍杜恕性誠識精於昔日所督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龍以為賢忍以為善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彌晝將軍杜恕性誠

以興澄也魏小人過譽臣之後後所以稱也誠宜開張聖聽以慰靈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不以臣本布衣躬耕新陽苦痛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是以願陛下留臣於草廬之中苟臣以當世之事是由是感激遂辭先帝以經勵後直陳愚情以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舉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厚故臨崩寄臣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政五年

渡淮深入不毛今南兵已定兵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弩箭撫余氛山嶺復興漢室還盡盡忠誠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之

忠誠下之職尤力至於興復則此之任也願陛下以討賊復興之效不致懈怠臣之罪以告先帝而

忠誠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詳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認以嘗諷善進察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辭歸使涕泣不知所云遂行謂攸之曰卿何以告之向龍裏陽宜城人向朗兄子蘆水

即古若水見前亮屯於河北陽平石馬關東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

魏王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以問孫資秀

原人太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興發天
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日之小命大將據諸險要亦足以震懾禦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殺貢罷錢而用覆帛人多巧僞競以淫穀薄綱為最刑不

能禁於是復行五銖錢

庚午六年吳黃武二年春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即街亭亭本漢縣境漢省在今甘肅秦

涼太和二年

七年春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即街亭亭本漢縣境漢省在今甘肅秦涼太和二年

侯楙字子脩博中子考通以脩為諱故目之今依魏志改注都督禪中主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懿延

字文長

楙尚太祖女

法而無謀今

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十石從襄中南見出偽秦鎮西安府藍田縣南名路通南北北曰子在西安府而北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姜延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見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威暢以西

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楊豐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

之亮乃率大軍攻折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後備而卒聞亮至朝野恐懼於是天水

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今屬昌黎縣西縣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營立魏王廟如長安石將軍張郃率部騎步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

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誤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河縣亦有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千餘家還漢

中亮以魏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諒吾遇其質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讓參軍事每與談論自盡

中趙亮生是故故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諒吾遇其質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讓參軍事每與談論自盡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間暮年耳然表趙雲陽尊馬王闢芝丁立白壽劉部節等及幽長毛將士千餘人交歸無前賓雙
卷故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綱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制性與行力勞費正等而不及平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大難平者事也昔尤帝號軍於越當當時吳更遣盟關羽毀敗赤壁破魏王稱孤凡事如是誰可逆料臣猶躬盡瘁而後已定然後先帝東還吳西取以固舉此所以是後接首此標之失
計而漢事得成也然後明更遣盟關羽毀敗赤壁破魏王稱孤凡事如是誰可逆料臣猶躬盡瘁而後已定然後先帝東還吳西取以固舉此所以是後接首此標之失
至於成敗利弊非臣之所能逆測也特得表奏志不載過鑑採裝注補錄細目指網詳之今依細目十二月引兵數萬
出故闕在寶雞縣西南圓陳倉不克臨城以火燒逆射且擣人多啖死則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府寶雞縣西南圓陳倉仍使將軍郎昭守其城及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以射城中少土久僵望欲直擊城召又以繼連石唐壓其肩單衝車斬亮乃更為井開百尺
裏祖又於城內穿地掘地道相攻四十餘日却舉字伯通太原人
吳大司馬口範卒初孫策使範輒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闕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江漢縣今江南常
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者部書使無謔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仕之而谷能歛更簿書不用也至是
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見陰平階州文縣是今復拜丞相

西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授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

計今已乙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輔顧諭為輔東宮號多士太子便侍中胡綜作賓友自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諭擬宿宏達則張良景范增等為賓客於是
較之曰元選才而處子無精而根柢發揚而淳孝敬深而風俗等惡之其後皆敗如備所言諸葛景字叔恪南陽人范增字季孫黃陵人羊祜南陽人衛古道字明諸葛恪字偉則汝南人羊祜字景於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父之為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大義結其盟好丞相亮

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誰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
相韓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文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
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嗣後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
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始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者於典令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昌上陸遜輔太子登字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政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
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品九品留武昌南陽劉備常著先刑後禮論太子讀客禮謂之子遜孫吳景曰遺之長於刑久矣君詩
賦曰人君不韻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雖命九督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
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害宗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嘗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在平林縣東南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

魏主嘗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在平林縣東南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
師李愬音愬皆法經六篇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二百餘篇比九百六卷馬斯諸儒章句又十餘家經六篇益其書有經有律也九百六卷經大昌曰古書尚書衛覲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
皆卷至唐始為禁子今書冊也馬斯為馬斯鄭康成為鄭康成尚書衛覲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

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四十謂司空漢等制新律八篇州郡令

篇為增於旁章

科

令為省矣

庚八年魏太和四年

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字公林鄧祁等以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龍昌三省注即通事郎

通事郎及晉改鄧颺字元洪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尚子太初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深諳子京子熙中書令

東漢清流取舍

不遠故董昭之說易行而清流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衛臻字公振陳人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者三人得錄於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言之歲曰猶見當

學問為奉專人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輩互相獲歡以黜當為罰戮用黨譽無濟附己者跡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臧否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足取明之所不可故也魏主獻

善其言詔郎吏擊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中府九月魏師還魏曹真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厭詔司馬懿泝漢水由

西城漢興後漢末為郡今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者當作武都陳羣以斜谷險阻轉運恐見鈔截留兵則損

戰士不可敵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師至次於成固赤阪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

中表嚴子豐為江州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機道斷絕於是魏華歆楊阜王肅字子肅等皆以為言叡乃詔真等班師是歲亮遣魏

中都督典嚴後事

中

與魏雍州刺史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郭淮字伯濟太原人

辛亥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祈山先是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

忠雅當與吾共贊王者業者也

目十月不雨至於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齒城前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

魏將郭淮等徵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還懿驅其後至於齒城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漢圍祈山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

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亮之敗名平會天霖平王平督運恐

糧不繼遣參軍輪指呼亮深還魏於是亮平乃更言軍糧足何煩而退欲設糧道以解不勝之責又表言兵備退以誤敗亮出

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辭於是亮表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持潼漢縣後漢本置郡於此今為縣屬四川綿竹孝建陳震字

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暴罪累休過上觀理亡道通誠可謂忘已忘人惟施患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絕禁錮明時始滅子弟恩澤又以人

切之制永無朝歸之望歸於泣心皇極可謂情已絕體神明知之矣顧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歡喜之兄弟骨肉又以人

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總主觀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隱詔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撫復

上疏曰天下無耳注目者當撫者是也撫之所在雖無必重勢之所去雖輕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

云云語涉詬譖

印也卷之二

蜀漢帝禪

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王凌為布所愚而滿寵能察其詐才識相去奚啻倍幸因寵能預防凌僅止其一旅明既還寵還而不能窮治凌之數何以奪唐匡壞乃公事若

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字彥雲原折人伏兵早陵以俟之凌勝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改魏主叡召之既至氣體康強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歟痛之甚追謚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歲下殯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震

臨祖載乎願陛下仰制有損無益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山夫吉凶有命福臨由人移徙求安

其亦莫益哉早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陞又下旨不送輿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移捨赤子而送葬邪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從其騎都尉虞翻於倉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奪其位魏拜為楊烈將

軍遠東太守淵陰懷疑貳南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時虞翻徙在交州又好微忤人多見譖毀吳

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招曰彼皆死人而語周賀等行聞翻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遠東絕遠往恐無獲故神世豈有仙人也權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而周賀等行聞翻之先是翻性疏直數有過失人多見譖毀吳

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廣陵人為人所白復徙倉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者吳是秋魏將田豫由

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於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海濱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鉛中大魚刺而像畫此何等語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魏侍中劉聰為魏主叡為親重疇有膽智善應變劉聰字仲良，齊諒字仲聰，兩人都入贊議則曰可發出與朝臣言則聰謂其罪浮於面從後言者過甚人兵競無不勝其密薄不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聰謂之聰出責聰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誠直言然謂不足采不可不慎思也聰亦謝之或謂聰曰聰不盡忠善同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

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魏侍中劉聰為魏主叡為親重疇有膽智善應變劉聰字仲良，齊諒字仲聰，兩人都入贊議則曰可發出與朝臣言則聰謂其罪浮於面從後言者過甚人兵競無不勝其密薄不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聰謂之聰出責聰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誠直言然謂不足采不可不慎思也聰亦謝之或謂聰曰聰不盡忠善同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

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癸十一月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注見前并宇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為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鳳姓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來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更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

亦亟之喜矣

陸遜薛綜等疏文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鄧、潘、丁、等謂曰：吾觀此郡形勢甚險，若據其城，擊殺其長吏，為國報私，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食之旦，孫權數日得向醫者於其宮中，於是公卿皆驚異之。未幾，爲人所告，但等皆走時羣臣庶僚者，不勝前。且，權使前德留守，羣臣莫果句矯立宮署，高句矯王宮之曾孫胡三省。

白句矯呼相似，爲位以具似祖故名位官。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魏攻新城。合肥也。新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於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從見兵固守。魏主

収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眾中育自大之言。今

來雖不敢至，必當上船。權兵以示有餘，乃潛道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中人為廩降都督水經注，置州建寧郡故廢都督是。廩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備叛，丞相亮以參軍

馬忠代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械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默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肅新之。忠寬濟，有度量，事能斷恩，並立民義，畏而愛之。

甲子十二年，魏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止，詳見諸還，未設斜谷口治郎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大時同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魏主素服發喪，謚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為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亮當時軍資未備，羣馬牛革不給，因權宜置之海，其弱，不過如快馬驟車，類非儼師而道。

孫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

謂諸將曰：「亮將出武功，漢縣後漢移於郿，故城在今縣西，南今縣北，周時置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縣西，原今縣西，府諸將無事矣。亮是屯五丈原，

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擊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収自將擊却之。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集，本巢縣地，後陷為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縣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

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污口向襄陽，孫韶、張承、李沖、長子入淮向江陵，淮陰魏滿寵欲據新城，守致賊，書春魏主，數不聽。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勑諸將堅守，吉將自往攻之。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追，出取敵，乃使泰、朗、明、新、

人興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具攻吏，士多病，又聞數至，遂追。追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

之甚懼，且謂權速去，未答。方淮人種荳，且與諸耕村對立，如常禮來見。遜曰：「今兵將意動，當自定以安之。」安之，則變行。

然後出耳。若使速去，未答方淮人種荳，且與諸耕村對立，如常禮來見。遜曰：「今兵將意動，當自定以安之。」安之，則變行。

還赴壇，便引船出淮，徐步伍，張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圓湖，托言往識固陵，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白圓湖三者，注立圓巴於白河口，改名白河。即洧水，源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

豫人，才周瑜。而後當淮陰，逢白圓湖，足備軍資，以絕糧草不知，及若班之舉措，勢望適足，備軍

且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於禪陵在今河南偃師

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字威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亮數挑戰雖不出乃遣以巾帽婦人之服懿大計所謂大計者宜忘於此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於軍輒問其糧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者曰諸葛公風

其能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字承休省視因詔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遣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真宜也福謝

前寶失不詔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錄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亮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誅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

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南縣定軍山下其陣聚細石為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

亦皆有八陣圖遠近至是懿景行其營聖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嘗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為人幹敵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餉成

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為至令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士令延斷後姜維

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費儀令費禪往撫延惠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

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子儀等乃按亮戒規引還延果大怒擣後爭前也儀未發卒所領先

歸境絕閭遺延儀各相表襯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姜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

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王平本襄外家此從其初姓

何姓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於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不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

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意也諸軍主成都

策贈亮印綬諭曰忠武初薨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既不別治生長尺土臣死之日不

以江山及亮竟立垂泣曰吾終為左壯矣寧平聞之亦發痛哭嘆息自補後後人以爲忠誠也公淵武陵臨沅人汝山注見前史臣曰亮為相國樸然而示儻款於公職從雅則明忠益時之

雖仇必賞犯法急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踰者雖重必釋若解所執者雖輕必嚴若無微而不賞惡無謹而不嚴而愛之則政號峻而無怨怒以具用心平而勸也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昔蕭之亞

美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相守舉止

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來侵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

永安以備非常帝遣中郎將宗預子獲鑿南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周

正

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之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魏十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發徙漢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
魏延之叛楊儀竊謀平常密以意儀獨就意在將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班才能踰
竊滅成之繼復
城疏棄政忘情
不休懷空就魏
云去與據信懷
不睦則通語相
似猶橫情安能
明正其忤逆之罪

宣代諸葛亮秉政而弟平生密指語常密以意儀獨就意在將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班才能踰
之由是忽憤形於言色後軍師費禪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豈當落度徒落反言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禪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徒漢嘉郡儀至後所復上書誅諫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禪為尚書令時軍國多事禪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見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令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言武陵既夷將何以禦之
魏主叡既作許昌宮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在洛陽故南宮即梁鄉章觀高十餘丈在又欲
平北芒見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令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言武陵既夷將何以禦之
前將敗矣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惠舟水之喻王基字伯輿山東菑人水以載舟東野子柳根見家語及荀子是秋洛陽承華殿災見作臺觀以齊高帝作高併奉於高氏隆字升平泰安人曰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前具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數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風馬鈞作司馬車水轉百戲數水注見前司馬車即指南車即指南車始攜有鵠集其上數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鵠有集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鵠集之天音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姪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密慮也數為之動容數數者六人為官員皆百官之數自貴人下至庶民酒池數千人憲文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朝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尊卑實則姪斯之微可庶而致矣數報之曰賴克昌言他復以聞數常善帽被縗綾半袖半襦早聞曰此於禮何法服也數繁然自是不法服不見皇后又上疏欲省宮人召衛府更問其數更對曰密禁不得宣露草總叔而數之曰國家不可與人使居任之魏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謂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即半臂也衛府官名典官姓少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嗣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漢晉春秋成池縣大柳谷口夜灘波湧溢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

麒麟白虎鐵牛璜趺八卦列宿星象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漢興今屬直隸順德府令於綽以問鉅鹿張臻人使居任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

又疑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漢興今屬直隸順德府令於綽以問鉅鹿張臻人使居任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

十四年龍壽四年夏四月帝如湔胡三省曰即漢湔故道明史地觀汶水晉書音義漢讀與濟同元和志大江一名汶江江至此

吳嘉禾五年吳嘉禾五年

理志四川涪州有湔故城

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門兩山相對如闕後主蜀登觀

城在成都府灌縣之觀音去聲。前見又字於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尊雖子弟莫知也或識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罷名臣參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荊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應選起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然字處子曰渾字

沖曰深字道皆依謀實以見其意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得冬不衰是以君子戚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豎當者愛惡之原而恩福之機也人或輕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所毀則彼言當矣無所

鑑則後吉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言於身又何報焉謁曰散寒莫如重裘止謹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己十五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

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某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觀慙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為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一好狀矯嘗因細過以媚上嘗奏尚書左丞罪以矯當連坐尚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溫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曰弛原

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今上疏者雖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

或因之以進讐愛之説遂便後政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屬有道之

師反便如虛賤者據其閭臣恐大臣盡懼遂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杜恕字伯豫繼之子

皇后張氏崩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圓丘南北郊

陳群道禮書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

康成所注三禮方行王肅注以攻之人繼本宗其說也

裴徽等以丘部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禮疏王肅聖註以圓丘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圭栗山在今洛陽為圓丘詔曰

漢承秦亂廢無禘禮之禘祭義所謂春秋大禘所謂天子祫禘諸侯一禘一祫是也考明帝此蓋極大禘而言

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舜妃堯女也配祀天神於南郊以武帝配

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考馬氏祭法注帝謂祭天於圓丘也王肅曰惟郊是祭天祐者宗廟之祭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社河南府故宮廟中裝松之曰芳林

魏主叡從長安鐘磬食駕銅人秦始皇

製見前承露盤漢武帝製於洛

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即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生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

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同使掾吏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戶盡離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矣無遇此者

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人冠冕載以車輿而使穿方舉土面局垢黑之衣冠了馬毀國之光何以損將養沐浴以待命敵曰尋使臣以禮主者奏之昭勿忘高堂隆上疏曰今吳敗政為中國爭勝若有人來告者曰彼敗政為無道崇強無度重其禍欲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辛哉彼雲散而取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力夫皆聖慮所宜裁抑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平

隆病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饑年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伊

異人皆明王之肖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成異族之鳥育長然樂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此大異也宜防驚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暴肆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尉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子子嘉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

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棄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耳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孔才庸平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張舉具牘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濫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節郡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張舉具牘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濫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節邵字仲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辟除府有親長吏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擇其身用其言使

爲舉州郡之法具施于公有賞罰歸之至二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之義不修而利潤成俗雖仲尼為譯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昭曰建官僚清理民物所以立

本也猶召賢使分職屬成幽明之治末也崔林字德孺可東人博縱宇闊不羣泥陽人也

聖賢所難也故求之豈與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公明者

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請假不以私情而委其心喜怒好惡取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己雖求於人而決之在心則章

下之能否辨然形於專中無所寃失安得庶為之法也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擇其身用其言使

處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無所寃失而責成遠非若旁助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初魏使者至遼東設甲兵為軍陳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

惡言魏主叡遣母耶倫母耶倫姓耶倫字仲齊聖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隊漢縣後漢省公孫淵復置

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誅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

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走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良平比成擒耳

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寡有所割據此

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非淵所及必拒遼東後守襄平也

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則一年足矣

謂懿曰不可是距夫之急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暫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

稱臣求救於吳免而拔軍還赴是恩結遐夷義薄千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禍則我虧其帝都驕器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

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語見左氏傳

二月魏以韓豐字公至南陽人為司徒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

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驥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私書郎卻正曰奉親處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中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馬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慧為先儲君讀書宜當啟告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五銖錢重通中行之重為無擊不入即廢乃莫重之明驗也圖法流通貴平利用直百且不可況當平乎

吳鑄當十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十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具將卑衍_{年氏卑耳}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陽_{國之後}圍擊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墜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淵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連水暴漲兩月餘不上平地水數尺三軍心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地道插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_{淵使具相國王建等請解圍印}卽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徵湖復使侍中衛豐猶肉袒牽手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己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湖復使侍中衛豐猶肉袒牽手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己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也不須送任_{任質子}卽公孫淵_{本漢縣公孫樂}豈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洛陽於是遼東_{帶力氏置為郡}平六年據邊

浪元菟四郡皆平東至淵中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謂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魏勢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呂司馬懿入朝以曹爽_{真之子}昭伯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書

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_{中後軍府齊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微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頗無忘之於左右}忠誠未必歸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私利推移實謂因

{謂之子}此諒所不復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為大將軍夏侯元曹爽_{字朗思}等輔政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故資懼陰圖間之

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故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_{為言其性恭良為對}為事正如此也

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爲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_{放謂為子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床執其手強作之逐齋}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_{字德遠}源為長史

以佐之時懿在沒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